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

二十九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余肇錫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十九

明 何喬新 撰

雜著

傅國寶志

秦始皇得和氏璧命工以為璽上琢螭紐而刻其正面曰受命于天既壽永昌寔李斯魚鳥篆也漢高帝定三秦子嬰生之歷世傳以為寶及王莽篡漢就元后取之

后怒殺之地螭角微玷莽敗校尉王憲得之將軍李松入闕斬憲取璽上更始赤眉破更始璽歸劉盆子馮異破赤眉于崤盆子奉璽詣光武降傳至獻帝董卓作亂典璽者投諸洛陽城南井中孫堅討卓至洛其帳下兵見井有五色以告堅乃浚井果得璽袁術僭逆拘堅妻奪之術死徐璆得而上之魏文帝篡漢璽歸于魏隸刻肩隸曰大魏受漢傳國之寶晉武帝篡魏璽歸于晉漢劉曜寇洛陽執懷帝取璽詣平陽石勒滅漢璽乃屬石

勒氏為冉閔所滅璽復屬閔閔敗其將軍蔣幹得之晉
謝尚遣戴施救幹給幹得璽遣使獻之璽復歸中國晉
傳之宋宋傳之齊齊傳之梁梁傳之陳隋滅陳璽歸于
隋唐受隋禪璽歸于唐廣明之亂遂失所在按五代史
蜀世家云田令孜為監軍也盜傳國璽入蜀而埋之王
廷永平二年尚食使歐陽柔治令孜故第穿地得之以
獻則璽在蜀也又按通鑑云黃巢之破長安也魏州僧
傳真得傳國寶以為常玉將鬻之或識之曰傳國寶也

莊宗入魏傳真詣行臺獻之則璽在唐也又云莊宗入汴梁王置傳國寶于卧內左右竊之以迎唐軍則璽似又在梁也璽一而已然在蜀在唐在梁者皆稱傳國寶其孰真孰贗蓋不可考吾意秦璽之亡久矣其所謂傳國者得非依倣為之以欺世邪莊宗滅梁取蜀璽併歸唐及晉石敬瑭反潞王從珂攜傳國寶登玄武樓自焚則秦璽雖在固已燬矣敬瑭入洛更以玉為之契丹滅晉重貴獻之契丹以所獻傳國寶非真詰之具言其故

乃止然契丹沾沾自喜以為有傳國寶遼興宗試進士
遂以有傳國寶者為正統命題而不知所得者乃晉璽
非秦璽也金人之追遼主延禧遺傳國寶於桑乾河於
是石氏之璽亦亡矣元世祖時有札拉爾氏者漁于桑
乾之濱得之而不識歸寘其室夜有光蓋延禧所遺者
監察御史楊桓辨其文以為歷代傳國璽即叙而上之
至正末天兵至燕順帝挾之北遁沙漠至今北人猶誇
語中國曰我有傳國寶云椒邱子曰寶得其實者安寶

失其寶者危易曰聖人之大寶曰位何以守位曰仁理財正辭禁民為非曰義仁義也者帝王之寶也和氏之璧亦玉耳果何足寶邪堯舜禹湯文武之有天下所寶者仁義而已三代享祚皆數百年萬世以為正統無異議焉固未有所謂傳國寶也向使夏后氏之璜東序之弘璧西序之天球空桑之琴瑟密須之鼓至今猶存不過一器耳固無足寶况秦皇李斯所為惡足寶哉秦皇李斯所為且不足寶況石氏敗亡之餘其制作未必工

不旋踵而為敵人所有不祥莫大焉又豈足寶哉然有
天下乃或眷眷於亡國不祥之一璽甚至命將出師以
求之暴師原野甘心焉抑過矣蓋世有可寶者在此而
不在彼也余竊感焉作傳國寶誌

忠卦

忠有孚王三錫命元亨彖曰忠盡已之心也內盡其心
而上行故有孚王三錫命嘉其忠也元亨其道不窮也
咎繇謨明弼諧比干以死殉諫子文毀家紓國忠之時

義至矣哉象曰中心忠君子以秉德明恤初一進退以禮勿比于匪人象曰進退以禮慮枉已也比于匪人雖忠可鄙也次二或都或吁矢我嘉謨象曰或都或吁上下志同也矢我嘉謨抒厥忠也次三宣力四方乃心罔不在王室象曰宣力四方推上之仁也心存王室弗敢忘君也次四愴人諾諾直士諤諤象曰愴人諾諾逢君之惡也直士諤諤輔君以德也次五惟大人能格君心之非象曰大人之道先正己也君心既格天下可理也

次六批龍之鱗貞厲象曰批龍之鱗志在正君也雖貞而厲弗恤厥身也

勤卦

勤利不息之貞大人勤德小人勤力逸豫凶彖曰勤內殫其精外力於行亹亹其誠所務惟貞大人逸豫績用弗成小人逸豫百穀用弗登勤其崇德廣業之本乎象曰心無勸勤君子以進修不怠初一規其枕終夜不寢厲無咎象曰規其枕慮荒寧也雖厲無咎學有成也次

二敏于學厥德修罔覺象曰學務時敏志於道也德修
罔覺克深造也次三無怠無荒厥德以光利用賓于王
象曰無怠無荒勤厥德也利賓于王庸於國也次四祇
祇兢兢庶績其迎象曰祇祇兢兢不遑安也庶績其迎
匪素餐也次五自朝至昃不遑安息民用無斁象曰不
遑安息勤于民也民用無斁懷其仁也次六宏綱之亹
亹亹疲其精卒隳厥成吝象曰為治之要振其綱也亹
亹疲精亦可傷也

廉卦

廉亨君子貞吉小夫猶以吝彖曰廉不苟取也事以義制不求不忮自天祐之吉無不利是以亨君子吉廉而不猶也小夫吝矯以自銜也廉其可以聲音笑貌為之乎象曰心無欲廉君子以端操厲俗初一監于𧔉𧔉無咎象曰𧔉𧔉之貪卒隕其生也君子監之不失其名也次二貪泉濁濁君子酌之不易其節象曰廉貪繇已匪泉之為也中心已定物豈能移也次三拔園葵出織婦

莫予敢侮象曰拔葵黜婦約已以裕下也民服其廉又
孰敢侮也次四宋人獻玉司城辭玉各全其實象曰以
玉為寶殉于利也不貪為寶志于義也次五暮夜之金
惕若有臨楊震用昭其德音象曰暮夜之金雖隱而章
也君子郤之德聲用光也次六垢其服內多欲或承之
辱象曰垢其服矯以求名也內多慾終莫掩其情也

慎卦

慎夙夜兢業君子慎德小人慎法利行師利用折獄彖

曰慎戒懼也君子慎德懼離于道小人慎法懼陷于咎
利行師好謀而成也利折獄慎則得其情也慎之時義
大矣哉象曰真心慎君子以克己畏天初一我室冥冥
我心惺惺無咎象曰幽暗之中道所存也心常惺惺罔
敢昏也次二慎爾言毋易毋煩象曰言語之發榮辱之
機也君子慎之懼來違也次三慎爾飲食無有過厲疾
象曰飲食不慎必喪生也慎而有節體用寧也次四慎
厥職朝夕祇惕用熙乃不績象曰朝夕祇惕敬天工也

熙乃丕績紹勛庸也次五畏天之命惟察惟行式踐其
形元吉象曰天有顯道甚可畏也察之行之全所賦也
次六慎而無禮君子攸耻象曰君子之慎貴有禮也過
於恐懼亦可耻也

設翟公與東郭生問答

翟公罷政閒居賓客無一至者門庭閑然既而復用客
欲往翟公大書其門曰一死一生迺見交情一貧一富
迺見交態一貴一賤交誼迺見客見之慙而退東郭生

聞之往謁門下者不為通指其書示之東郭生曰是書
予已見之矣然予非公之舊客也予從下邑來竊慕公
之高誼故願一見焉公母以為舊客而拒之也門者通
之翟公知其將有說也厲色須之入坐定東郭生曰聞
公閉門絕客有諸翟公曰有之東郭生曰胡為其然也
翟公曰吾昔為廷尉也賓客朝夕吾門強笑語出肺肝
以求親悅而吾接之未嘗少勸及吾閒居向之嬉遊追
逐者雲散鳥沒而逝矣甚者過吾門不入或遣使招之

亦遷延辭避而吾之門可以張羅是何客之薄也自今以來者吾將唾其面東郭生曰吁公何見之晚也公盍觀百家之市乎犀珠綺繡布縷粟米以至蠶蕘醯醢之品皆萃焉市門旦開挾貨而來者肩相摩踵相曬也以所求在此也夕而罷市則東西散去了不見蹤跡欲聞跫然之足音不可得矣方公之柄用也貧者求贍於公窮在下者求舉於公宗姻之逮繫者求辨於公宜其戶外屢恒滿也及公閑居祿不足以贍其宗族勢不足以

奔走郡縣彼無所求矣又胡為而來哉今公復用求於
公者又至矣而公書門以拒之不已隘乎翟公曰吾聞
管仲鮑叔之交也不以窮達而易心羊角哀左伯桃相
與為友死生不相負吾之客何獨不然邪東郭生曰公
過矣彼所謂道義之友也公之客則市利之交也道義
之交千百迺一二焉公求千百於千百宜其不可得哉
翟公曰然則如何東郭生曰市利之交固不可親也亦
不可拒也拒之怨尤且叢于身矣來則接之去則舍之

斯遠怨之道也翟公謝曰子之言至矣敢不奉以周旋
遽命門者壘其書為說者曰朋友道絕久矣炎而附涼
而棄者天下皆是也豈獨翟公之客哉世道愈下儀秦
以術相傾耳餘以利相殺而寄也忍於賣其友眎翟公
之客又甚焉東郭生之言其心近厚者歟使其處用舍
窮達之際必不忍為客所為者况肯為儀秦耳餘之徒
之行哉

讀李德裕傳

李德裕惡白居易而薦白敏中及其失勢敏中從而擠之不遺餘力王安石忌司馬光而薦呂惠卿及其罷相惠卿誣譖百端至發其私書二事相類也以居易鯁介有文使獲柄用雖不能救德裕崖州之竄必不忍擠之于險以光之清儉好古使處政府雖不免變安石病民之法豈肯攻訐其私哉二子可謂不知人矣自貽伊戚也哀哉君子曰是德裕安石之罪也好佞而惡直好同而惡異不以大公至正存心顧以愛憎為用舍非德裕

安石之罪歟其得既也非不幸也宜也雖然二子固不得無罪然於敏中惠卿不可謂無恩也敏中惠卿受恩不知報則亦已矣廼以怨報德焉曾大豕之不若也嗚呼此兩人者真刑戮之民哉

讀宋史

元祐初宣仁臨朝司馬光呂公著在政府蘇轍劉安世孔文仲在諫臺蘇軾程頤范祖禹之屬居侍從羣賢協心取熙豐病民之法一切更之而主其法者悉從賑逐

蔡確章惇呂惠卿之徒或竄炎荒或黜散秩天下拭目
想見太平及宣仁崩章惇相熙豐羣邪唾掌而起布在
朝著於是賢人君子一日充塞嶺南而凡以正直自名
者無一得脫于既延及宣和之末士氣消人心去外患
啓而宋事不可為矣君子曰元祐諸賢之既蓋生於激
也水之激也覆舟矢之激也傷指天下之事過於激者
其既必至於不可救古之君子處變故之際以忠恕之
心行寬平之政故卒免於報復之既惜夫諸賢不審於

此也熙豐之法固多病民然其間亦有一二可行者不
問是非一切紛更之則過矣熙豐用事之臣固多狡佞
大者均逸外藩小者斥居州縣亦可以已矣而任言責
者滌瑕索瘢攻擊不少恕典制命者擿微發隱惟恐其
罪之不昭不亦甚乎孔子曰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諸賢之於羣小疾之亦已甚矣彼熙豐小人惴惴無所
容則其協以謀我求逞其毒以快其忿者將無所不至
矣一旦主心既移乘隙而動諸賢欲自全於世其可得

邪夫主人攻盜也猶有怛心焉盜之攻主人也凡可以
刺刃者極其力而後已故始也陳瓘劉安世糾劾羣奸
終也楊畏來之邵培擊善類始也蘇軾草制過於抑揚
終也林希草制極其醜詆始也賊死瘴江者蔡確一人
耳終也劉摯呂大防之屬死于嶺海不知其幾豈非既
生於激邪賢人君子之受禍固不暇計國勢陵夷至于
不可復振不亦悲乎嗚呼世之君子當其時而遇其事
尚以元祐諸賢為監哉

辨通鑑綱目書漢亡

炎興元年十一月魏鄧艾至成都帝出降皇子北地王
諶死之漢亡尹起莘曰書漢亡者以見漢之自亡非艾
輩所能滅之也君子曰尹氏之說非也予朱子之作綱
目上下千餘年其紀亡國多矣未有書某國亡者獨於
此書漢亡乃綱目之特筆也昭烈帝室之胄也忿奸臣
竊命漢鼎將移志欲芟刈羣兇以復高光之大業不幸
天命已去力挽不回及曹丕篡位乃即位武擔之南噓

炎燼於已熄宣烈祖之重光其名甚正而其義至弘也
自陳壽謗晉其作三國志尊曹而抑劉於昭烈父子不
稱漢而稱蜀蓋絕之於漢也司馬氏因之遂以黃初之
年接建安之紀蓋謂漢已亡矣子朱子之意則以為一
脉尚存不可謂之亡昭烈父子建號隴蜀祀漢配天者
四十有五年是漢未亡也及鄧艾兵至成都帝禪不用
皇子諱之言而用譙周之計於是赤帝不祀而漢統絕
矣故特書漢亡以見漢之亡非亡於奉帝為山陽公之

日乃亡於鄧艾至成都之時也尹氏求其說不得從而為之辭是惡足以知大賢筆削之旨哉陳子涇之續通鑑綱目其知此旨乎故崖山之破特書宋亡蓋以巴延入臨安宋猶未亡也及帝昺蹈海宋始亡矣由是觀之陳壽書丞相亮討賊之師為入寇姚燧詆陸秀夫之屬為逋播臣者真名教之罪人哉

周官調人復讐辨

調人之設先儒多疑之愚竊以為此聖人救時之法也

當商之季小民方興相為敵讐周既克商而其遺風未能盡變聖人之心蓋以為不許復讐則傷孝子悌弟之心許其復讐則啓胥戕胥虐之暴故立調人之官以排難解紛焉遇誤殺傷人者在此雖出於無心在彼不免於痛忿故以鄉里之民共和解之所以釋其怨而解其仇也其過誤殺傷人之畜產者亦然若父兄師長為人所故殺此則必報之仇也故使其避去而不相接避諸海外則重於幽州之流矣避諸千里之外則無異於三

危之竄矣避諸異國則不得保其鄉井矣為人子弟者雖不得刺刃於其仇亦可以少紓其忿而慰其心矣有調人之令而不肯避是不從王命者也故王以瑞節與調人使執其仇正其罪而驅遣于所當避之地焉若被殺者之子弟既殺其仇矣而仇之子弟復殺其人是往來報復無有已時故使邦國交讐之而不容也殺人而義者如當官而誅大憝執法而戮元姦是皆義也若此者避之它境令其子弟勿讐之若讐之是亦不從王命

者也必誅之而不宥焉以其仇奉法之吏也有爭鬪而
忿怒者亦以和難之法平之平之而不聽者則書其孰
是孰非後相報復者則從而誅之焉或曰殺人者死為
邦之大法也彼既殺人父兄矣盍以王法誅之柰何使
其子弟讐之邪愚曰法有經權情有故誤殺人之父可
誅也如魯軌之殺徐達之則不可誅也殺人之兄可誅
也如田橫之殺酈食其則不可誅也原情以定法因法
以求情可也必若逞私忿肆奸威以屠戮無辜則所謂

不待教而誅者又何諧和之有哉聖人承衰亂之後矜過誤而弛重辟之施緣人情而立避仇之法慮之精而處之當矣

成周設官煩瑣辨

或曰聖人治天下亦惟本於道化舉其綱執其要使鬼神各受其職民物各安其所而已周公之作周禮自巫祝之屬以至除毒蠱攻蠹物除狸蟲去鼉鼈除水蟲駁妖鳥煩瑣一至於此豈聖人之法邪曰上古之世草木

榛榛鹿豕狉狉生民之害多矣聖人與民同吉凶之患
凡興妖而害物者皆在此去焉獸蹄鳥跡交於中國不
可以不去也蛟蜃魑魅出而侮人不可以不除也虎豹
犀象為民之害不可以不敵也神降于莘墟蛇鬪于鄭
門鳥鳴于宋社鬼哭于齊闕在春秋戰國之時猶有之
况上國洪荒之世乎故因事設官以禁禱而敵除之凡
以為民也周公之法猶堯擒猰㺄而殺之也禹驅龍蛇
而放之也蓋烈山澤而焚之也孰謂非聖人之法乎或

曰除蠶物用莽草除狸蟲用炭灰除鼈龜用牡鞠除水
蟲用牡樟古未有是法也周公何從而知之曰聖人達
萬物之理以為除害之方如作舟車以致遠古未有也
伏羲氏始為之嘗百草以療疾古未有也神農氏始為
之豈有所受邪世儒不務窮理不知古今之異宜乃謂
巫祝之官可刪哲族氏可刪壺涿氏可刪是以已之不
知而果於非聖人也且儻以逐疫不近於戲乎然周禮
載之魯論記之古今行之未有以為非者而獨致疑于

此數官何哉

椒邱文集卷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二十

明 何喬新 撰

傳

附行狀

李泰伯傳

李觀字泰伯建昌南城人也父某隱居篤學不求聞達鄉人從之學者甚衆母鄭氏無子禱于麻姑山一夕夢二道士對奕戶外往觀之其一取局中一子授焉遂娠

生覩穎悟過人五歲能調聲律習字書十歲通舉子業或時閱書慨然憶舊嘗讀此徐思之未嘗見也家貧竭力養親不慕榮利倡立盱江書院講明正學從而師之者恒數十百人所學以推明聖經為本不泥於漢唐諸儒穿鑿之說獨不喜孟子嘗曰孔子尊王孟子乃勸諸侯叛王故作常語其間多毀斥孟子者郡舉茂才異等有旨召試及試六論不得其一覩語人曰吾於書盡讀此必孟子註疏也擲筆而出罷歸益務博學稽古作禮

論易論明堂定制圖平土書范仲淹守饒州得其文驚異因薦于朝曰覩講論六經辨博明達著書立言有孟軻揚雄之風以母老不願仕乞就除一官以便養并上其所業二十四篇不報皇祐二年仲淹又與余靖交章薦之乃授將仕郎大學助教嘉祐二年召為大學說書明年又以海門縣主簿祿之胡瑗以疾罷又以觀權同管勾大學尋以祖母未祔先塋請假歸遷塋至家卒臨終執門人陳次公手以明堂制圖為託以三禮論未成

為恨言不及它觀所著有禮論七篇易論十三篇周禮致太平論五十篇明堂定制圖一卷富國强兵安民策各十篇潛書十五篇廣潛書又十五篇慶厯民言三十篇常語三卷門人自閩浙至著錄者千有餘人鄧溫伯仕最顯溫伯為御史中丞上觀所著書且請官其子參魯朱仲晦嘗謂觀之學得於經為多又言周禮論與己意合獨其毀孟子世或譏其偏云

贊曰宋承五季分亂之餘道喪文弊甚矣天下既定乃

有柳開穆脩之徒變骯骫之習復渾雄之體然未知本
諸經以推明聖人之道也觀與曾鞏者出乃能深求於
經其文以明道為本是時洛學未興也而二子之學卓
然如此可不謂豪傑之士哉予故采而論次之無亦使
其無傳焉

南京禮部左侍郎章恭毅公傳

公諱綸字大經溫州樂清人其先有仔釣者仕閩官至
太傅因家閩之溥城太傅之孫貴避亂徙樂清之南閣

傳數世至開宗者本吳氏子後章氏公之高祖也父文
寶以篤行稱于鄉公初名崙八歲入社學讀書刻苦自
勵遇夜則燃枯竹以繼晷稍長從兵部主事黃岩章仲
寅先生學舉子業時予先公為溫州太守患樂清東數
鄉瀕海俗獷戾思有以變其習乃選良家俊秀補郡庠
弟子員公在選中先公問其業甚習為易今名因留府
廩躬教之府掾南星亦穎敏好學先公免其治簿書俾
與公同學政暇輒召至後堂親為講析義理教之作文

繇是學大進正統四年登進士第六年秋除南京禮部
主客司主事將赴任先公戒之曰南都政務甚簡子勿
以事簡自逸勿以名成自畫當勤勵問學求底大成管
仲宴安鳩毒之言不可不深思也公謝曰敢不奉教至
官月俸仰事俯育外盡以市書積書至萬卷誦讀討論
孜孜無少怠自六經諸史以至九流之說莫不探其要
旨南畿士子從學者甚衆經其指授者往往擢科躋仕
景泰元年陞禮部儀制司郎中先公方典銓衡進用人

材多訪於公公所薦皆知名士時景皇帝在位北部未
賓南蠻構亂公上章陳政事闕失其畧曰陛下應運中
興上承祖宗列聖之統下為四海臣民之主今刑罰未
平寇盜未戢灾異未弭正內脩外攘以隆治化之日臣
謹陳為治急務十有四事干冒天威觸忤大臣雖禍及
身家臣不敢避也其目一曰躬攬乾綱在聖德英明二
曰緝熙聖學在儒臣直說三曰面議大政在委任孤卿
四曰為政得人在愛惜名爵五曰肅政朝綱在激勸憲

諫六曰廣開言路在聽用忠良七曰敬畏天戒在下詔
求言八曰精慎選舉在舉主得人九曰嚴明考覈在黜
陟公當十曰守備邊境在選將練兵十一曰征討不庭
在專任將帥十二曰禁止罪犯在恪守律例十三曰官
吏養廉在沙汰冗職十四曰作興人材在教養有道反
復萬餘言景帝嘉納命所司議行又請增解額以廣賢
路更鈔法以順民情汰僧道以去游食禁越訴以懲姦
民勸屯種以養兵薄稅歛以利農多見采用北敵額森

遣使入貢且求報使廷議謂額森乃托克托布哈之臣不足辱使者公言往者額森犯蹕罪不容誅然終能感悔奉太上皇還京貢獻不絕宜遣使往諭賜以金繒答其善意四年夏車駕欲幸隆福寺公上疏曰佛者方外之法非聖人之道以萬乘之尊臨非聖之地史官書之傳之萬世恐累聖德疏上即日罷行冬十一月額森使來上表自稱為汗朝廷欲賜敕而疑所以稱之者命羣臣議之公言汗者乃外國極尊之號今以稱額森則置托

克托布哈於何地或止稱太師又恐其心慚忿犯我邊陲
宜因其部落舊號稱為衛喇特王庶為得體五年夏五月
公以儲位久虛灾異數見因陳脩德弭灾十四事一曰
戒天變二曰順變理三曰養聖躬四曰節幸御五曰務
儉約六曰勤論政七曰敦孝義八曰慎賞賚九曰重名
爵十曰革巡撫十一曰擇重臣十二曰辨異端十三曰
却獻貢十四曰汰冗官大畧以為太上皇君臨天下十
有四年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嘗受冊封是上皇之臣也

上皇以天下授陛下陛下當以天下尊上皇伏望時率羣臣朝見南宮以敷同氣之情以隆崇奉之道復沂后於中宮以正壺儀復沂王於儲位以端大本則天意可回和氣可致災沴可消禍患不難弭矣景帝覽疏大怒下公錦衣衛獄初監察御史鍾同亦嘗有言并逮同治之日加搒掠血流被體越五月天大風雨黃沙翳空景帝稍悟密勅錦衣衛緩其獄六年秋南京大理寺少卿廖莊丁憂至京莊亦嘗疏請復儲及廷見有旨篋八十

謫邊郡驛丞因憶公與同皆嘗有言遂命錦衣衛各杖之百公死而復甦同竟死杖下天順元年春太上皇復位是為英宗皇帝首命釋公及出獄都人士聚觀者塞途或嘆息泣下上求公疏不獲內臣有記其槩者為上誦之上嗟嘆再三明日陞公禮部右侍郎尋命公往鄭王府冊妃王贈遺幣馬甚厚公力辭不受及還遇襄王入朝公謁見王曰是請復儲章郎中邪對曰然王喜命公誦所疏惇孝義一節嘆曰我朝作養士大夫垂百年

乃得好人如卿者山東奏水灾乞減科徵戶部沮不行
公請減田租之半上許之親藩有被火灾乞賑濟者同
列言無例公曰朝廷以親親為重豈須有例邪具奏上
特賜白金五百兩忠國公石亨招公卿燕飲公謝不往
亨不悅興濟伯楊善掌禮部事與公議政多不合善亦
忌之相與短公于上會南京禮部缺侍郎上以命公及
陸辭召至文華殿賜白金二十兩文綺二表裏諭遣之
且曰事有當奏者具以聞公頓首謝四年冬改南京吏

部芝產于公署之庭樹人以為公和氣所感八年春英宗皇帝升遐遺詔嗣君繼承為重婚禮母得過百日公上疏言先王制禮三年之喪達乎天子陛下臨御之初當以孝治天下以道率臣民今山陵尚新元朔未改諒陰之中遽講婚禮臣竊以為不可伏望降勅待來春行之事下禮部皆謂公狂妄請治其罪憲宗皇帝勅勿問成化元年春兩淮饑公奏救荒四事一曰救民急二曰息民力三曰恤流民四曰備儲積事下戶部皆舉行之

四年上勅公與南京都察院僉都御史高明考察官吏
公言御史某乏風節郎中某無廉聲主事某浮猥皆當
黜高公執不可公獨以為當黜者請于上南京六科十
三道忿之交章誣公罪朝廷遣禮部侍郎葉盛刑科給
事中毛弘按驗具得誣狀公賢益明五年秋公以星變
上書自効乞致仕優詔不允秩滿遷南京禮部左侍郎
十年春考績至京又乞致仕仍不允是歲丁繼母憂歸
持服十二年夏公自陳衰老懇求致仕上乃許之公既

謝事徜徉泉石翛然堠塈之表自號廣莫野人十八年
閏八月所居北山石巖忽自崩聲如震霆公登樓望之
曰異哉必有當之者十九年三月甲寅公以疾卒于家
人謂巖崩蓋其兆事聞上命浙江叅議張敷華諭祭工
部進士王甫為營墓事二十三年七月詔贈公南京禮
部尚書謚恭毅公所著有拙稿因志集進思錄藏于家
為文以理為主不務諧世好詩平淡溫雅不為雕刻之
詞皆可傳子二玄應舉進士為南京禮科給事中玄會

以恩例為鴻臚寺序班初公所與同學南冕者後公三年登進士官至南京大理寺副

贊曰章公恂恂和易與人語閉口見肺肝對客每嘯詠為樂人不知其剛也至其臨大事決大議它人跼促若轅下駒公奮然爭之不以禍福為顧慮孔子所謂仁者必有勇若公非耶昔陳宜中指斥權姦直聲聞天下至其晚節乃阿姦相求進益更變而氣餒矣宜中與公皆溫人然公在獄三年日與死伍及得出讜言勁氣不少

挫視宜中為何如嗟夫世常謂古今人不相及豈其然哉豈其然哉

梅伯華傳

梅伯華字汝芳世居大江之南其先本若木氏之裔食采於梅春秋時役屬於楚秦始皇帝遣將軍王翦滅楚遂移兵伐梅滅之子孫散處江南以國氏其家杭之西湖粵之大庾者宗支尤蕃衍伯華自幼好修丰姿芳潔翛然埃塈之表玉雪如也好居山澤每與騷人處士徜

祥泉石雲壑之間終日忘返不識者疑為仙云性剛介寡與然士無賢不肖皆知敬重好事者或寫其像于屏見者肅然起敬不覺鄙吝自消楚令尹子蘭申公子椒以清脩自負願託交于伯華伯華曰若等無實而外飾終將委厥美以從俗耳非吾友也凌波仙子洛迦樊生亦以雅素絕俗願與伯華為異姓兄弟伯華笑曰若等得吾一體非可與共度歲寒者也丞相廣平宋公貞心勁質於人少許可獨敬重伯華嘗作賦以誦其美伯華

覽之不樂曰知人信不易哉吾嘗以宋公鐵石心腸顧
乃輕吐綺語至以文君綠珠况我噫知德者鮮矣當陽
春和煦時羣葩競榮紅香翠蔓爍如也而伯華恬然於
荒寒之埜或以後時謂之者曰大丈夫盍乘時取紅紫
自苦於寂寞誰復知之伯華曰榮悴命也然有性焉吾
知安吾命盡吾性而已且子未覩其終爾狂飈振蕩彼
將飄泊何所戾耶言者慚而退石湖范文穆公與伯華
交莫逆買地於所居之范村招伯華聚族居之且為作

譜辨其韻格之異而嘆寫真者不察也繇是伯華益有聞於天下云

太史公曰梅氏之先有二族當商之季梅伯以忠諫死漢南昌尉福其後也伯華與福異祖本支最茂以蕃宣若木氏之遺澤邪伯華知榮悴有命而安之非知道者不能雖其違世恬幽然胄裔皆負鼎鼐之具至其子實以和羹顯于時累葉不絕傳曰盛德必百世祀信哉

都憲程公平蠻錄

古之君子誠以待物不以苗蠻之獷二其心誠之至也
金石可貫豚魚可孚卉木可感而況於同生於天地之間者乎若都察院副都御史東吳程公之撫木邦從容數言而使荒遐獵戾之夷歡呼聽命非誠之所感而然歟木邦本麓川宣慰司之部落其先有刀干孟者為麓川頭目事宣慰思倫法蕃俗凡什伍之長皆稱頭目蓋言如人身之有頭目也洪武中刀干孟自據其地與思倫法構兵相攻我太祖皇帝遣兵擒而誅之永樂初木邦

諸蠻言已與麓川構怨頭目為一部以供職貢太宗皇帝俯順其情分麓川之地為木邦宣慰司以刀干孟之子罕操法為宣慰罕操法以其女曩罕弄妻頭目思任法割所部孟密習播之地界之地有寶井青紅寶石產其中曩罕弄專其利正統五年麓川宣慰思任法叛英宗皇帝命靖遠伯王公驥率師討之木邦孟密各出糧給官軍已而木邦遲疑不給惟孟密轉餉無怠思任法既誅王公割麓川所統孟木等十六寨畀曩罕弄以賞

其勞罕牒法死再傳至罕落法始與孟密構隙景泰間
思外法死罕落法以兵掠奪孟密村寨因與曩罕弄攻
戰無虛歲罕落死其子罕空法力弱以鄰夷孟養方強
乃以妹嫁其酋思六且割孟木等寨歸思六為僉田思
六又與曩罕弄爭地連年攻戰成化十七年罕空法陰
遣頭目詣鎮守金齒太監王舉乞兵征孟密且啗以事
平之後歲致寶石舉喜語鎮守雲南太監覃公平總戎
黔國沐公某巡撫都御史吳公誠曰曩罕弄欺孤叛主

自立門戶若不加誅則諸部效尤爭戰無已時諸公以為然不知其啗於利也乃同奏其事請調夷漢兵十七萬討之憲宗皇帝下其章命羣臣會議以聞僉謂孟密險且遠用兵不便宜遣大臣諭之可不煩兵而下上從之乃命羣臣推選大臣諳治體識夷情者以名上衆推公與兵部侍郎李公敏戶部侍郎李公術皆可用上以命公時公丁內艱家居服闋未起復上遣序班蘇銓捧勅諭符驗關防授公于家時十八年閏八月七日也銓

至公頓首受命以是月二十九日啓行兼程而進十月十八日至雲南與太監總戎巡撫議之諸公以乖其素謀異議紛然公曰天子命我撫輯番酋倘致南夷不靖其何以復命乃遣銓與布政使吳玘副使董俊捧勅書榜文往諭之吳都憲留雲南公偕覃太監沐總戎至金齒會王太監具道勅旨十二月六日公與覃王二太監沐總戎發金齒由蒲縹驛過潞江江水瘴氣可畏將渡者必先飲食否則病是夜宿潞江驛黎明登高黎共山路

皆巨石築舒下臨峭壁行五十里至五十三叅山危石
巉然欲墜人馬從石鐸行至山巔有分水嶺蘭蕙皆寄
生古木間迤邐下山至龍江驛地多瘴不敢宿遂至騰
衝曩罕弄罕空法皆遣頭目來迎銓亦遣使報公云曩
罕弄等聞勅使至郊迎欣躍然其性多疑託云雞卜不
利不肯遽出公乃與諸公出騰衝過鎮夷巡檢司由南
甸至干崖宣撫司駐營雲晃瘴霧彌日銓又遣使白公
云曩罕弄等皆言都堂乃天皇帝所命救我者我敢見

太監總戎欲殺我以為功我不敢見於是太監總戎回駐騰衝公進至雷弄驛營于戛勒以待之十九年二月三日曩罕弄等踰大小南牙山令其孫思混等詣公獻谷茶且云來日詣營聽諭谷茶葉如建茶以鹽水和蜜漬之蠻人以為珍味時有忌公成功者縱反間云都堂大治刑具伺曩罕弄至執送京師餘人皆剥皮剝肉羣蠻大懼乘夜逃歸公嘆曰吾奉天子命撫邊境事垂集而為奸人所敗將奈何乃回駐騰衝又遣經歷王執中

往諭之曰汝既來聽命何遽逃回必有沮之者倘不聽吾言且進兵加誅其無悔曩罕弄等叩頭具道所以并遣頭目掃硬以金寶羽牙等物入貢具以聞上勅公等撫之且許以其地開設安撫司公又遣參政金醞僉事易居仁與銓皆往諭以上意二十年正月三日公復自金齒往諭諸蠻至騰衝銓等又遣人白公曰曩罕弄雖夷人疑懼為我曹故也吾當先歸請公以勅旨諭之送

公至鎮夷闕遂各歸鎮公獨與從兵數百人至南甸罕
罕法率其族五百餘人迎拜道左公宣勅諭之罕罕法
曰孟密故木邦地也乞仍隸木邦無事矣公折之曰木
邦本麓川地汝祖刀干孟奪而有之朝廷撫而不責俾
爾子孫世守其土不欲窮遠畧故也曩罕弄之擅孟密
亦效尤汝祖耳孟密雖在木邦域內乃汝祖割以畀之非
以兵奪孟木等寨又總戎以賞曩罕弄者汝何有焉若
欲復故地則汝木邦當歸麓川豈獨孟密邪羣酋皆拜

曰都堂之言是也奴等不敢復爭明日進次戛勒二月
十三日銓遣知州賀從政白公言曩罕弄皆出次孟恰
山南牙山險峻恐仇人掩襲不敢過第遣其婦及頭目
來請命公曰茲事重大非其婦所能了者吾當躬往諭
之從政及土人皆諫曰南牙道險惡轎馬莫能度又夷
鬼能殺人都堂不宜往公曰君命也遑恤其它夜半啓
行從者五十餘騎天未曙登大南牙山山高萬仞亂石
崎嶇樹木陰翳惡木毒草叢生路傍孔雀猿猴叫嘯林

木間山巔浮沙尺許滑莫能步公與從者匍匐爬行而
進行半里倦極坐沙中少頃復行如是者日至八九里
又有四巨石側俯道中俗謂之天生梯內倚懸崖外臨
峻坂攝衣橫爬而過乃至山麓宿河底營皆馬繫及芭
蕉葉覆之曩罕弄遣頭目養勒來迎夜四鼓聞子規啼
公起飯訖遲明度小南牙山曩罕弄又遣頭目刀孟杠
等來迎又有頭目百餘人皆衣婦人紅紫衣裙拜謁又
行四五里曩罕弄率夷兵象馬萬餘來迎人象皆拜伏

道傍曩罕弄令譯者進谷茶且頓首曰奴等今日見都堂老者得好死幼者得長大矣遂迎公至孟恰營夷兵象馬分布營外公具冠服設香案曩罕弄與其下俯伏于前公宣勅諭之且令譯者傳以相告衆皆叩頭而謝既撤香案曩罕弄率其頭目拜謁公諭之曰罕空法思六侵奪汝地固非義矣汝等不請命于朝擅相攻擊亦惡得無罪天子念汝曹不知禮義之教不足責命我來赦汝舊愆歸汝故地汝其各守疆域以供職貢毋相侵

掠以干天誅曩罕弄伏地曰奴等自分死矣天皇帝遣
都堂來是猶久病者之獲靈丹枯藥蓬春而再華也敢
不惟命是聽公徐令頒賞紵絲紗羅絹布各有差是月
十五日也夜宿營中夷兵護衛甚謹三更風雨大作曩
罕弄等帥其衆避雨山下小營天明開霽或傳曩罕弄
夜半逃去公曰吾諭以朝廷威德彼感戴不已必不逃
因令從官整兵而還方登輿曩罕弄乘象馳而至其衆
仍逾萬望見公輿遽下跪于道左請公少留數日公不

可曰吾遄歸雲南為汝請于天子不可緩也因命三司設宴以朝命犒之曩罕弄與其衆再拜而辭公輿既東曩罕弄望塵仰天祝曰天皇帝萬歲都堂千歲其下和之歡聲動地公歸次南甸諸酋各率所屬來謁公頒賞宴勞如前遂移檄木邦孟養令各以所侵村寨歸孟密且戒以各守其土毋越境啟釁具以事聞上悉從公請即其地設孟密安撫司以曩罕弄之子思柄為安撫直隸雲南布政司羣夷遂相輯睦公之功也兵部言公不用一兵不折一矢而三十餘年之叛

夷帖然聽命宜有褒嘉詔陞公左副都御史加俸一級
公將還京會吳都憲卒朝廷以公威信素著留公巡撫
雲南兼贊理軍務二十二年秋八月上召公還陞刑部
右侍郎明年陞左侍郎又明年陞南京工部尚書自公
受命撫夷至是六年矣公好作詩雖跋涉險阻吟聲咿
咿未嘗廢當其得意欣然不知身在萬里之外也在雲
南時嘗命畫工圖所過山川景物并繫以所作詩間出
示予曰子為我記之俾子孫有考也予惟誠能動物理

之必然也二夷構兵已垂三紀孰不謂獵戾兇頑非用
兵不可公往返不毛之地責之以義諭之以理不啻家
人父子之相告語而世所謂鈎距籠絡之術未嘗少萌
於心非所謂誠耶故覩其面聞其言者莫不欣慰鼓舞
獵戾自消兇頑自革彼固感公之誠也孔子曰言忠信
行篤敬蠻貊之邦行矣公其有焉公當有傳國史予故
詳畧其事以備太史氏之採摭公名宗字源伊蘇之常
熟人舉進士擢刑部主事遷員外郎歷知吉安武昌二

府陞四川叅政陝西布政使以至今官其持身為政可
紀者甚多平鑾其一事耳

澹菴先生胡君行述

先生諱鍾字應律姓胡氏澹菴其別號也其先世家蜀
之成都至宋有諱諒者守汀州有惠政汀州之仲子讓
為撫州之典幕因家州之大塘其後又自撫徙豐城之
厚郭故今為豐城之望族曾祖諱某潛遜弗耀祖諱宗
仁沈靜寡言自號樂山處士考諱軫登永樂乙未進士

累官山西按察副使母吳氏封安人先生性警敏而量
洪裕雖生于宦家而局度凝重無子弟輕儇態弱冠憲
副君宦遊京師念其母夫人老不能就養乃留于家以
孝養屬先生先生事之惟謹日致甘腴婉容愉色務得
其歡心憲副君守瓊州屬吏有貪戾者將言于上官而
黜之吏覺顧誣憲副君以罪就逮京師先生自家走蜀
又自蜀走京師泛濤江冒霜雪水陸奔走往返幾萬里
而後至至則詣有司具陳父冤狀卒白憲副君之誣而

抵吏罪憲副君居官以廉介稱俸祿不自給閨門千指
歲時襄葛之需族姻問遺之禮與凡筐筥米鹽細故一
於先生乎仰給先生惟勤惟儉不事侈靡久之家日充
裕故憲副君益得盡心所職而不以家為累性至孝母
夫人有疾晝夜侍醫藥無少懈母卒哀毀踰禮憲副君
卒于晉陽官舍先生徒步數千里奉其匱以歸窀穸之
事極力營之而不以煩其諸弟事繼母徐不異所生徐
歿喪葬以禮鄉人稱焉先生少好學工書法有志於用

世既而以冢子綜家政不得專志於學每以為恨廼課其諸子涇等以學且勉之曰吾家詩書之澤數百年矣汝曹際世休明當致力問學以亢吾宗以迓續先世之遺緒可也涇感其訓磨礱淬濯克有成立登庚辰進士拜監察御史先生又以書戒之曰汝祖居官三十年以廉介著稱今汝幸藉遺休以有官序當益以清慎自持毋遺汝祖羞也今天子嗣位之初推恩羣臣封先生以涇官烏帽繡衣出入煥如里巷以為榮而先生接人恂

恂以恭以和君子益以是多之晚歲益自韜晦築室別
墅以山水琴書自娛有越塵之思焉生於永樂己丑八
月二十有八日歿於成化丁亥六月二十有一日享年
五十有九配鄒氏有淑德封孺人子男四長即涇次淵
次海次淮女一適臨川甘鳳孫男一曰張嗚呼先生生
長世族而能刮廁豪習德禮以褪身勤儉以裕家以憲
副為父而克承其志以侍御為子而克成其材可謂君
子也已先生之歿也涇方按部南畿聞訃解官歸將以

是年冬葬先生于縣之某山之陽泣語喬新曰涇不天
先考庵棄諸孤顧圖其不朽者寃宜有銘陌阡宜有表以
焯潛德而昭揚于後世子幸為我述先君志行世系為
狀將謁銘表於當世立言者喬新與涇同薦于鄉又同
官于朝知先生行義為詳故不敢辭乃具疏其實如右
以俟大君子有道德而能文章者采摭而論著焉

資政大夫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謝公行狀

公諱一夔字大韶姓謝氏其先本晉太保文靖公安之

裔世家南昌之新建之古源祖永亨避仇遷媚丈王氏
家遂從其姓及公貴顯迺請於朝復先姓云父得仁為汀
州經歷以廉惠得民部使者薦之陞推官讞獄明恕正
統乙巳大盜起沙縣攻圍汀城勢張甚郡推集民兵助
閩帥守禦屢挫賊鋒既解圍官軍執村氓四百餘誣為
賊又為力辨得釋民德之及卒汀州人建祠以祀焉公
天資溫粹弱冠從翰林侍講吉水尹鳳岐先生讀蔡氏
書先生覽其所作經義論策大加稱賞語諸生曰大韶

它日所就吾不及也吾於文字間見之矣郡推卒于行營公扶柩歸葬居喪讀禮足跡不至城市免喪以所業赴江西鄉試名在前列會試禮部以書經冠天下士及廷對英宗皇帝策以禮樂刑政之要公所對上推唐虞三代之盛下及漢唐宋沿革之詳凡三千餘言末又曰禮樂之本刑政之原不外乎一誠臣願陛下運此誠以興禮樂則大禮與天地同節大樂與天地同和矣運此誠以用刑政則一政之出人信之如蓍龜一刑之施人

畏之如鉄鍼矣英廟覽之深契聖衷賜進士及第擢翰
林院脩撰又命公與庶吉士楊英等同進學于翰林俾
讀中秘書繇是所學益博所得益精發為文章不為奇
崛雕刻之詞而純鬯淵永人共推服少保李文達公尤
重公每以偉器期之脩英廟實錄文達為總裁以公為
纂脩官據事直書得史官體今皇帝初御經筵以公為
講官賜銀二十兩鈔二千貫綺絲二表裏實錄成陞左
春坊左諭德加賜銀幣尤厚公因請假歸省先塋抵家

捐俸立義學以教族黨鄉閭之子弟又置義田義倉以賑貧無以養者郡推祠在汀躬往祭奠遺民迎拜公接之無貴賤皆與抗禮汀吏民咨嗟頌其賢暨還京會朝廷以星變求言公上疏陳五事一曰正宮闈以端治本二曰親大臣以詢治道三曰開言路以決壅蔽四曰慎刑獄以廣好生五曰戒妄費以足財用忠懇剴切多人所不敢言者士大夫翕然稱之雖不識公者讀其疏亦皆慨嘆想見其為人上以宋元二史予奪迄無定論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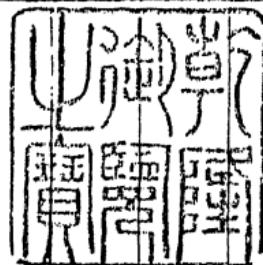
命內閣儒臣妙選學識老成者用朱子書法編纂成書以續通鑑綱目時翰林在選者僅十有四人而公與焉公分修元史因推廣前待制王禕之論以為泰定帝為世祖長孫宜承大統雅克特穆爾迎立明文不過欲因際會圖富貴爾故於雅克特穆爾舉兵以謀逆書凡以兵附雅克特穆爾者以謀叛書於上都遣兵以討叛書一正前史之謬君子避之書成進御陞翰林院學士賜宴于文華門右廊又賜鈔一千貫成化十四年二月皇太子出

閣詔簡儒臣充東宮官公與學士彭公彥寶等皆以學行選侍講讀十九年九月陞禮部右侍郎凡制度儀文多所裁定前所未有者必稽經考史參以祖宗舊制具為儀注務使可行二十二年冬陞工部尚書工部所掌素號繁猥而工匠之長號作頭者持吏短長恣為奸利公躬校案牘嚴勾稽剔蠹獎謹物料出納之數正匠作逋匿之割斤遺作頭不得近左右凡有營繕必計程期慮財用以授屬官之廉能者使董之故費出有經人無

久役二十三年春公得痰咳疾在告三月上書辭俸優
詔不允夏五月疾稍愈亟出視事俄而病復作易數醫
寢劇卒之晨命僕取水盥顙訖衣冠出坐小齋指口言
渴侍者以湯進飲之又進粥未及食溘然而逝是月十
有九日也享年六十有三事聞贈太子少保賜鈔萬貫
賻其家遣官諭祭者再且命有司造墳以葬公天性樂
易待人接物一本於誠尤篤於友誼有誤罹法網不能
自直者必語所司為辨之不啻已事或材可用而沉淪

下僚者薦諸當道拔而用之不幸客死者為歸其喪或
卹其妻子在翰林屢典文衡嘗考禮部貢士得羅倫置
諸魁選已而倫以狀元及第考南畿貢士得王鑾以冠
多士及試大廷鑾名在第三人皆服其鑒別之精自少
好學至老不倦所著有古源文集若干卷藏于家娶鄧
氏有賢行累封淑人先公三年卒葬邑之某原至是諸
子卜以某年某月某日奉公柩合葬焉子男三曰綱鄉
貢進士先公九年卒曰紀曰經女二長適國子生余校

次適國子生况鑾皆宦家子也孫男五曰麒邑庠生曰
驥國子生曰鳳曰麟俱習舉子業惟公以大魁致
位司空丈行卓然為士林模楷其歿也當寧嗟悼鄭典
優隆可謂哀榮兼至者已公官居二品隧道有碑幽薨
有銘宜得當世名儒為之論次以垂不朽喬新與公生
同鄉仕同朝居又比舍相知最深謹述公世系行已歷
官之槩以俟立言君子采摭焉



椒邱文集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椒邱文集卷二十一至三

詳校官監察御史臣范衷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鈴
校對官編修臣許兆椿
謄錄監生臣張城

欽定四庫全書

椒邱文集卷二十一

明 何喬新 槨

詩

四言古詩

終慕堂

前門教君信念其二親蚤逝欲養弗逮故名所居之
堂曰終慕志不忘乎親也予嘉其能孝為賦詩以寫

其思親之情云

瞻彼堂前維椿鬱鬱念我父兮心焉如割瞻彼堂北維
護靡靡念我母兮潛焉出涕椿兮護兮載榮載落父兮
母兮逝不可作豈無尊酒為誰酌之豈無鐘鼓為誰樂
之日居月諸迅逾川流顧懷罔極我思悠悠朝風飄飄
庭樹蕭蕭我思我親中心翹翹夕風烈烈庭樹揭揭我
思我親中心惙惙維古有聖終身慕而永言孝思殆其
庶而九天蒼蒼九原茫茫我生有盡我思曷忘

平林送憲使錢廷珍赴任

平林送憲使錢公也公以懿行淵識光膺寵命典憲
滇南輶車既駕羣公出祖故作是詩以餞之

莞彼平林言秣我馬君子于征言餞于野旨酒維醻嘉
殫維旅羣公具來爰茲出祖

於維君子武肅之胄金券玉冊勛庸維舊慶澤攸鍾德
音是茂克纘前休維邦之秀

有豸斯冠有繡斯服為皇蓋臣憲度是飭汾水之曲梁

山之麓駟牡駢駢爰咨爰度

聞海茫茫有廓其疆皇命蓋臣式是南邦母茹其柔母
吐其剛以佐膚使惠我遠氓

龍節煌煌鸞聲琅琅繡衣孔揚戾于海邦孰為豺兕我
斧其吭孰為鴻鴈我哺之糧

敷政維公有嚴有容惠于神人罔怨罔恫相彼蓼蕭零
露濃濃淑爾君子寵祿攸崇

截彼滇城南控金齒膚使來臨戎夏咸喜乃激乃揚有

紀有綱孰為民清憲度孔明

黑水南注維禹之績於皇有命往宣我澤是綏是附百

蠻無侮厥篚大貝歸于天府

嚶嚶者鳥求其友聲念我良友中心怦怦點蒼蒼蒼昆
明洋洋願言從之道阻且長

肅肅皇命維公將之悠悠我思何日忘之矢此頌歌式
昭德音令德不忘以慰我心

右平林十章章八句

桂山送朱方伯赴陝西

桂山送方伯朱公也公歷典諸藩有勞有烈肆膺寵
命尹茲西夏羣僚出餞賦詩以致頌禱之意焉

桂山截兮桂水濶兮產茲蓋臣邦之傑兮維此蓋臣允
武允文奮庸中外厥聲沄沄

迺登賢書迺踐亨衢迺秉邦憲迺敞訏謨龍節斯煌鸞
車載驅孰荒我鋤孰枯我濡

炎海之陬有鴟有蟲帝命公往參彼大猷敷政不綵是

釐是柔皇澤爰流恫瘝以瘳

帝曰良哉予嘉乃績于旬于宣往佐邦伯以糾以逖以

弘皇德內綏羣黎外威北貊

涇原有騎敢犯我圉公董王旅往禦其侮龍盾虎韁載
斧其吭羣醜以劉北鄙載寧

公有丕績皇用寵錫有廓閩邦陟公為伯是懷是撫公
維民父是訓是釐公維民師

相彼玉瓊注茲黃流溫溫君子多祉是適天祚公胥是

多賢子春榜秋臺克趾厥美

河華千里維古帝京皇曰往哉汝維長城公拜稽首寵
命維隆敢竭股肱之屏之墉

金城萬雉周漢所營公往蒞之杆彼朔庭四國來同方
伯之功訖其外庸乃卿乃公

隼旟熊軾出次芋原羣公餞之班以周旋有鯀有蕘有
梟有棗方伯燕胥其鼓考考

咸陽遺黎戴公父母若耋若稚奔走來迓秦人之喜閨

人之悲願秉鈞樞式弘厥施

終南之麓煙樹蒼蒼思我公兮曷日其忘粵山之椒停
雲雰雰公念我兮毋金玉其音

右桂山十二章章八句

五言古詩

附集句

讀曾南豐詩

韓公歿已久詩道日陵夷豈識渾雅作徒逞妖媚詞有
如苔砌蛩竟夕鳴聲悲又如娼家婦粉黛飾陋姿寥寥

數百載天子起紹之一掃西崑陋力追騷雅遺峻如登
華岳石磴何嶽崎壯如雷電驚白晝騰龍螭清如方塘
水風靜綠漪漪澹如空桑瑟枯桐絇朱絲雄拔追李杜
奇溢薄宗師金陵與六一嗟賞無異辭羣兒厭黍稷相
與甘糠糜黃口恣凌詬顧謂不能詩豈知韓公後何人
能庶幾想當揮翰時元氣盈淋漓渾涵實天造顧豈推
敲為我願寫萬本卑卑喻羣兒千周燦彬彬大音初可
窺欲造風雅域斯文乃階梯聳哉追古作峻途極攀躋

母為拾紅紫點綴鬪妍媸

謁寇忠愍公祠

靈宇何沕穆幽篁亦蕭疏殘碑半剥落荒蘚侵庭除嗟
公抱奇節毅然雄萬夫平生致君意欲與皇王俱從容
定儲極決策佐神謨九重方眷注羣憲紛詆訐冤哉孤
注說坐使君心渝出典北門鑰南投瘴海隅厭世一何
蜜騎箕返太虛遺黎迓歸櫬哭祭填道途精誠感枯竹
翠籜俄紛敷江臯敞祠宇敝寃何翼如至今民與吏薦

獻羣奔趨我來拜庭下周覽掃平蕪英姿凜如生尚足
憚奸諛直道古難合臨風增鬱紆

謁考亭朱夫子祠

嘉樹何莞莞方塘亦溶溶溪山幽勝處中有夫子宮慨
自孔孟歿秦坑焰復紅吾道殆欲熄斯人如盲聾天未
喪斯文乃啟洛水翁茫茫尋墜緒懸懸開羣蒙夫子振
其後超然蓋世雄六籍重研究心與徃聖通長風掃陰
翳睂日行晴空明王曠不作天下孰予宗鷗梟噪威鳳

蜿蜒嘲神龍，攜持二三子。講道空山中，昕夕絃與頌。衿
珮何雍容，至今建溪上。斷斷騶魯風，來驚溢遐聲。光
赫無窮嗟，予生已晚慕道恒。忡忡少壯不自力，修覺頭
欲童茲晨。欵門墻再拜，涕沾胸九原。如可作執鞭以相
從。

謁李忠定公祠

宋故丞相李忠定公世家樵川其精忠大節史載之
詳矣使公之言用於靖康之初徽欽必無北狩之辱

使公之言用於建炎之際高宗必無蹈海之危讒邪
交作而公竟歿貶所嗚呼哀哉予謁公之祠感公之
忠節慨嘆之餘情不能已故賦此

孤狐升御座黑青翳炎精北騎忽南下長驅無堅城廟
堂無遠略金幣但乞盟我公抱忠憤抗疏請親征內選
環衛士外招勤王兵北人聞褫魄逡巡為徒營羣邪互
擠排不顧皇穹傾公謀既不用彼勢益憑陵青城駕不
返哀恨徒戛戛建炎初嗣統起公秉鈞衡拳拳復三鎮

汲汲返汴京慷慨陳十策炳焉如日星國勢稍張皇彼
衆咸震驚汪黃苦相忌投荒復南行敵主據宸極神龍
幽邊庭公轍不復北河洛戰血腥皇天不憇遺騎箕上
青冥此邦公故里遺廟儼儀刑神遊三百裸英氣凜如
生升堂展拜謁溪毛薦芳馨思公不可見頫仰清淚零

嵇侍中廟

賈后字南風

華林怒蛙鳴桂寢南風競五王弄戈鋌宮闕煙塵暝英
英嵇侍中忠誼本天性當其徵起時捐軀計已定傷哉

蕩陰戰鼓衰將亦病狡童犯屬車王旅忽奔逆僕姑集
帝躬六壘墮深穿公馬豈不佳見危思授命克渠何咆
哮曳公斫其頸血流湔帝裾藻火互相映年深化碧草
萋萋紛被徑公名耿不磨屹與華崧並至今蕩東門廟
貌嚴且正我來欵靈宇蘋藻載將敬韓原驅車馳成臼
載擎泳鄭誅非濫刑亹免實天眷思公不可作臨風發

高詠

越王臺懷古次南谷韻

既閩古建國釣龍有遺臺臺空龍已逝湯穆祠宇開劍
履掩虛幌丹青雜荒苔念茲勾踐胄桓桓亦竒才援戈
遂秦鹿土宇日以恢疏封受赤社組練咸陽回貢篚來
百粵威聲振九埃緬懷全盛日意氣亦雄哉至今莫椒
醑猶有遺民來魚燈已黯黯馬鬣尚纍纍故宮渺禾黍
落日潮聲哀感此發長喟登臨為低徊

長平懷古

寒雲起崇岡厲風振林木山鳥鳴嚶嚶恍如趙兵哭低

徊憶往事感我淚相續良哉長平戰虎吻厭人肉翩翩
佳公子慮事何不熟括也喜談兵身死家亦覆忍哉白
氏子欺天逞淫毒雄兵紛若林一旦填溪谷至今耕墾
者往往得遺鏃孰云天網疎報應如轉轂杜郵豈為冤
萬死未足贖嗟嗟秉鉞士起傳宜三復前車諒未遠後
乘慎馳逐

潞城懷古

春秋潞子嬰兒之國也

朝出上黨城晝抵嬰兒國民俗固質野原田亦硗瘠西

望荆卿墳蒼然闕榛棘衛公有遺祠繪事儼冠寫我懷
馮野王自少謹修飾雖云世所賢衆枉紛忌直初焉斥
藩邦繼乃困徽縲積善云有慶伊人死讒慝天道良悠
悠古今同太息我欲訪松楸剪雉加培植空原渺無覩
悵望淚沾臆

武鄉懷古

武鄉古名縣孤城瞰漳水漳流日奔騰雉堞半淪圯居
民百餘家築室傍山趾我來賑饑羸周覽臨漳涘石勒

城久荒淒迷暮烟紫當時逞桀逆所過生荆杞襄國既稱孤歸來宴鄉里此鄉比豐沛夸談曾不耻寧知二紀餘竟作若教鬼榮華詎樂時起沒浮漚爾如何金杖僕英名照青史

晉陽懷古十

首

懷卜子夏

河津縣

龍門崇且秀間氣鍾名賢卓哉卜氏子允為羣彥先講道師元聖顏冉同周旋序詩發微旨傳易探幽玄豈惟

富文學垂訓多格言悠悠千載下斧屋尚巋然我欲難
荒穢米蘋薦寒泉九原如可作願言為執鞭

懷郭林宗

縣介休

炎光日以曠羣闈弄王綱忠賢弃楚澤愴狡登巖廊李
范秉清論侃侃扶天常豈知稽天浸一葦詎能航夫子
明且哲允為萬夫望匪夷亦匪惠相時慎行藏終然脫
奇旣冥鴻恣高翔瞻烏止誰屋感此懷悲傷中郎發潛
德千載揚休光

懷關壽亭

解州

黃星爛長空漢社條已屋高皇有賢孫慷慨志恢復桓
桓壽亭侯佐佑共馳逐紫騮勁如鐵面色類頑玉破操
遂收荆虜璋載開蜀襄樊陳魚麗黠寇勢日蹙天意不
可回臨沮竟顛覆生為萬夫雄死義不為辱英與原不
亡鞭霆駕雲轂至今海宇中饋奠競尸祝嘉殯薦羔豚
桂醑清且馥呂蒙今何如餒鬼啾啾哭

懷文中子

河津縣

洙泗啟道統絲延及孟軻軒歿聖緒絕茲道寢以訛河
汾有名儒志道心靡它禮樂事探討詩書重研磨董薛
與王魏從游共切磋上希紹絕緒下欲障頽波續經雖
云僭格言亦已多云何未學士持論紛詆訶欲知經世
心東征有遺歌

懷郭汾陽

太原

華清春晝長羯鼓聲方競鐵騎來漁陽翠華遽西幸郭
公真雄才仗鐵事戡定北征掃欃槍東討戮梟獍回鶻

請受盟吐蕃夜奔逆從容進退間順人且安命奸閹亦
革面洒涕起深敬汾陽啟茅土寵眷一何盛安危繫一
身夷夏知名姓中興多英賢福履誰能並茂績紀汗青
千秋尚輝映

懷陽諫議

夏縣

晴壑凝黛色寒溪漾澄流瞻昔陽諫議韜光此夷猶賢
聲徹黼座徵詔來林丘遂辭鹿豕羣去與鷗鷺游謂公
當譽譽而公但悠悠青蠅忽止藩賢相投荒陬公乃叩

閣爭累疏不自休精忠貫皎日勁氣凌清秋白麻不果
降檢佞恚且羞公歿數百載士風日以偷旖旎荃與蕙
茲焉化為茅朝陽無鳴鳳立仗多驛鶻思公不可見悵
然抱孤憂

懷裴晉公

聞喜

淮西有猘犬狂吠何狺狺廟謨方致討噬齒及四鄰晉
公秉旄鉞出頓激水濱鐵騎既蕭蕭檀車亦轔轔顏憇
爭效捷古通敢逡巡元亮卒就戮寵錫何來頻歸朝贊

大猷謙論常閭閭青蠅紛來集皇甫亦何人奉身歸綠
野詩酒陶吾真列閭仰舊德四朝推宗臣高步姚宋後
誰能繼芳塵我歌平淮雅清淚欲沾巾

懷文潞公

嘗為翼城令

亭亭潞公軒臚臚翼城縣公昔宰縣時琴觴此游衍泉
石清且幽芳林亦葱蒨一朝秉鉞軸德望膺殊眷建儲
耻言功被劾不自辨管鑰司北門旌麾靖東甸廟堂殊
雍容士庶自歡抃偉哉社稷臣百世能幾見平生仰高

風覽物增遐睠典刑邈難覩俯仰淚如霰

懷司馬溫公

夏縣

瑞臺何巍巍凍水亦漪漪我公獨何之空堂遺劒履念
昔熙寧初事事稽周禮新法紛如毛舊基寢以圯公時
居洛師容與花竹裏朝披嵩阜雲夕釣伊川水宣仁始
臨朝翻然為時起惓惓撫瘡痍汲汲除莠秕坐令憔悴
民復見雍熙理胡為厭氛濁溘然騎箕尾忠清與粹德
令聞傳不已嗟予生已晚高山夙仰止稽首遺像前酌

泉薦芳芷

懷趙忠簡公

聞喜

淮甸狼烟昏鑾輿欲南避羣公奉頭竄肯為宗社計英
英忠簡公談笑却邊騎六飛一臨江將士爭奮勵蘄王
既北首魏公亦南至敵帥失色歸逆豫亦潛逝王室再
造功當時誰與二孽秦忽登庸力主和戎議遂令社稷
臣白首投荒裔妖鯢鼓腥濤海酋揚赤幟遺表何琅琅
初心猶不替公歿纔百年吳宮已蕪穢董澤有遺祠歲

時薦椒荔騎箕倘來歸怡悵仍增歎

題蘇李泣別圖

黃雲黯欲暮歸騎慘將發醜酒上河梁羞與故人別後
會不可期請與君永訣祈連山前箭沙漠窖中雪君心
與我志各欲效忠節老親坐誅夷此志遂蹉跌今君獲
生還竹帛炳貞烈顧我墜家聲有懷共誰說韓王昔降
虜茅土世不絕念我先飛將守邊號瓊傑臣罪固當誅
臣族詎宜滅嗟嗟全軀臣誰肯為論列我心豈忘歸望

鄉心如爇親族靡了遺念之肝腸裂慟哭送歸旌哀哀
淚成血君歸謁茂陵母為遂結舌寄語霍將軍此心宜
識察

巡黃花鎮

驅車出東郭行行指邊城是時歲向暮陰靄晝晦冥驚
風號枯柯寒鳥鳴嚶嚶中官候道左邊帥戎服迎旌旂
分旛旛劍戟亦縱橫閱兵黃花鎮駐節驢安營山路石
確確斷溪冰始凝羸馬鞭不前僕從皆涕零昔賢畏險

道我胡不自寧邊氛正湏洞詎敢憚遐征三陟記嚴寒
尚慮稽王程安得霍嫖姚一掃邊塵清

過諸葛武侯廟

予使蜀過沔間縣有武侯廟極欲往謁而積雪載道
僕夫已痛遂不果往馮上誦出師表慨然嘆後世如
公者何其鮮也因賦短歌一章以致高山景行之意
云石棺山名吉利曹操小字也時成化丙午冬十月

二十九日

石棺山靄靄汙水波溶溶中有武侯廟棟末亦崇念
昔炎祚微諸藩務爭雄吉利據全魏仲謀擅江東斯人
伊呂儔長嘯草廬中英英高皇胄志欲芟羣兇徘徊襄
漢間孰與同其功一聞卧龍名三顧禮益恭從容決大
計魚水欣相逢首結孫氏好再摧曹氏鋒益梁既歸命
滇雋亦乘風遂令寰宇內重視炎光紅天意苦難諶大
星隕長空超然謝氛濁歸觀永安宮歷觀百世下孰能
蹈其縱有謾孰肯戮有正孰能容公道未必布忠益未

必從九原不可作孰為人中龍廟貌在茲邑聲光赫無窮嗟予生已晚仰止常忡忡朗誦出師表慨然淚霑胸

景陵書事

即南齊之竟陵伏羲之後風氏封於此

漢江南匯處云是古邵鄉風氏遺封在茶翁舊井荒五華飄暖翠三澨滉晴光名宦懷仁傑賢藩憶子良俗淳民訟簡政峻吏書忙水國舟為市漁家葷作檣春深茭筍美秋晚稻花香菱芡充常貢魚鰐售遠商茅簷晨霧重蓮蕩午風涼犬吠蘆汀月雞鳴蓼岸霜鳬鬻晴泛泛

葭菼蒼蒼暮蒼蒼最愛停舟處漢歌送夕陽

王昭君

昭君在掖庭皎皎冰玉姿絕色恒自負不肯賂畫師君
王不識面遠嫁與胡兒愛惡元有命不在妍與媸名花
萎荒穢小草植軒墀古來盡如此悲嘆亦奚為

真氏女

真文忠公之裔孫當元時仕為筦庫負官錢數十萬
鬻其女以償久之流落倡家女以剛貞自持日隨其

儕出惟歌雅詞吹洞簫而已狎客不敢犯姚牧庵為
承旨嘗會客翰林院女以善歌徃供奉牧庵聞其作
閨語詢知其故而憐之告於所司脫其籍以嫁院吏
黃逮逮後仕至顯官客有談其事者予因賦詩以紀
之

妾本相門女少小顏如玉阿爺負官錢鬻妾以自贖詩
書不復理學唱金縷衣當筵歌一曲贏得錦纏歸相君
名世儒聞歌忽驚訝相問始知因矜憐重悲詫告官脫

妓籍禮送歸名家紗憲理舊業肯復歌淫哇昔為糞上
英今作閨中秀長安遊冶郎詎敢窺窓牖羅裾與象梯
淡然儒家粧良人詞苑吏不數羽林郎今宵復何宵三
星正當戶喜極忽成悲潛然淚如雨幽蘭植糞壤芳潔
常猗猗妾身猶處子郎君當自知

夢萱堂

靈萱委秋露歲月忽已徂永夜不能寐念此增煩紓孝
誠既昭格精意遂潛孚宛然升北堂音容懽以愉酌酒

為親壽起舞為親娛不知夢裏逢但覺愁懷舒寒雞俄
戒旦幽明遂殊途攬衣重悽惻清淚沾華裾推窓悄無
覩落月啼林鳥

挽段節婦

新城令敏之母也

結髮事君子燕婉期百年寧知賦命薄中道失所天應
門既無童貞郭靡有田呱呱兒在褓詎敢覩成全歲晏
衣未製午過突無烟塞修條來顧巧語何便便謂言柏
舟詩寧勝凱風篇殉節空自苦饑寒竟誰憐婦聞氣填

膺樂欲奮其拳妾心雖匪石比石似更堅貞松挺寒翠
忍使柔蔓纏塞脩慚且走舌縮詞莫宣苦節益自勵之
死矢靡愆梧桐秋月冷照我影娟娟豈無忘憂草對之
不開顏天道信靡惑子壯孫益賢日月迅如矢霜華倏
盈顛奄忽厭榮養城南起新阡孫今振脩翼虞廷日蹁
躊追思重闈志清淚長潛然不羨雙鳥綽楔樹門前不
羨五花錦誥來日邊但願太史紀貞烈耿耿徽音百世

傳

何家莊八景

高嶺晴雲

危峰高際天掩冉雲滿谷幽人玩奇變昕夕看不足迎
風翠蓋翻映日錦屏矗澹涵霞影紅濃混黛光綠出處
自有時悠然靡羈束蒼生望霖雨毋為滯林麓

東陽霽雪

積雪徧原埜茲山晝未消汙池與危石磥礪成瓊瑤寒
光徹疎櫺素鶯綴枯梢出門騁遐矚玉柱倚層霄樵逕

邈難尋鳥聲亦寂寥何當登絕頂曠望遺紛囬

杉山翠色

我昔種嘉樹封培恒究心樵斧不敢睨牛羊靡相侵茲
焉三十載蒼然秀穹林喬柯拂晴昊密葉蔭閒潯春至
黛色媚雨餘翠烟深豈同牛山木濯濯彼遙岑

竹墅秋聲

崇岡曠且夷種竹十餘畝長風天際來瑟瑟鳴不已清
音諧鳳鸞雅韻協宮徵恍疑王子晉吹笙碧雲裏山居

澹無為塵慮淨如洗何必筦與磬鏗鶴聒人耳

井庵曉鼓

玉繩麗東峰斜月映虛牖山僧初出定蓬蓬鼉鼓吼填
然一何壯隨風落谷口巖壑欲振搖魑魅盡驚走征人
戒前途耕夫趨隴畝山翁朝慵起輾轉搔白首

水碓宵春

村居澹無營所需在粒食引泉運雙杵匪藉樵青力火火
輪駛若飛怒湍亦衝激月明響丁丁隨風入寥泬精鑿

諒天成功利妙無迹却憶漢陰言絕然長太息

成卒故營

原田何畊畊禾黍亦或或村氓耕墾餘往往得遺鏹云
昔備閩粵貔貅曾此宿緬懷屯戍時笳鼓振山谷四海
今一家荒壘成平陸萬竈無遺踪長林曉烟綠

石門古道

雙石勢崕崿山徑出其間將將如觀闕行人日往還初
疑登劍閣一髮繁巖巒又疑出井陘詰屈羊腸盤吾聞

長安道車馬去閒閒駕言趣行邁文衢鳴和鑾

夏夜獨坐

炎宵苦煩燠燕坐綠樹陰涼颸天際來朗月照我襟幽懷
懷鬱未展恍悚撫鳴琴初彈龜山操再奏猗蘭吟曲盡
長太息悠悠孰知音俚耳厭苦淡新聲競哀淫懷哉荷
蕡者猶識宣尼心

田家即事效陶彭澤

春至原草綠驅牛出東隄野麋避我走田家向我啼放

牛恣所適植杖采柔薇倦來卧松下松高暑氣微俯聽流泉聒仰看浮雲飛日暮騎牛還稚子候柴扉濁醪聊自慰相顧情依依但願長如此安知慕輕肥

偏頭關書事

金湯天設險形勝壯遐荒地控黃河扼山連紫塞長別營貔虎卧分陣鶴鵠翔羽檄通西極烽煙接朔方降胡隨畜牧戍卒事耕桑土屋冬偏暖松棚夏獨涼樺林藏蟄獸麋壠走羣狼雲暗金笳急風高鐵騎強承恩司管

鑰敷德輯戎羌德化雖無外神州自有疆洗兵青海上
秣馬黑山陽誓斬樓蘭首銘功答聖皇

有感

季子相六國孟軻老於行悠悠千載下不知孰重輕如
何當世士之死競浮榮乞墦曾莫耻醉飽還自矜豈知
妻與妾慚憤號中庭

冰山何嵯峨羣兒競依倚謂若崧華安豈復憂崩圮
皦日出雲端炎光徹厚地堅冰泮如淖羣兒竟何恃叔文

柄國時門下客如市一朝竄南荒諸客亦遠徙寄言媚
竈者胡不鑑前軌

秋懷

六首

白露悴百草玄蟬寂無聲庭柯歛新翠竟夕寒螿鳴感
此時序易披衣坐前榮仰視天宇間銀河隔雙星一葦
亮可航相望未合弁玄運亦多阻矧茲塵俗情援琴鼓
別鶴感我淚交零

驚飈撼庭樹秋氣慘悲涼玄鳥已遠逝羣鴻亦南翔幽

人抱遐思攬衣起彷徨念昔少壯日志輕杜與房淹留竟何成鬢髮條已蒼平津為漢輔汲生老淮陽感彼積薪嘆悽然令心傷

月明秋院靜砧聲一何悲為問搗衣者云是遊子妻昔居燕昵初不忍一夕違如何遠行役十載猶未歸淇上有游女邯鄲多妖姬容華雖可愛節義亦易虧君雖不我念妾志終不移願君一回慮追念合巹時

離菊翹芳藴井梧墮輕碧榮悴諒有時世情何役役寒

蛩亦何求喈喈號永夕端居澹無營玩物聊自適春華
雖可娛適口美秋實得馬未足欣亡羊亦非戚生年知
幾何撫卷悼往跡乃知蒲圃櫓不若道傍櫟

方塘澹無波風起蹙文縠亭亭芙蓉花穠艷照晴綠顧
茲搖落時蘋蓼紛在目豈知窈窕姿寂寞寒江曲想應
厭紛華寄此媚幽獨我來當杪秋臨風挹寒馥但憂芳
歲晏月白霜華肅

褰裳涉秋水言采芙蓉花采之欲誰遺所思在天涯念

與君別時春風茁蘭芽蘭枯秋露冷君行未還家豈無
一樽酒亦有箏與琶單居誰共懽俯仰增長嗟此花何
足愛遠寄比容華但恐去路遙零落同羣葩

題黃君愈宣江山一覽亭

山翁不川游溪翁不山住茲亭何巍巍妙得江山趣浮
光滉簾櫳飛翠墮窗戶江山百里間一一堪指顧披雲
欸巖扉乘月泛烟淑鷗鷺狎琴尊鹿麋隨杖屢悟茲動
靜理悠然豁心慮嗟予抱清尚山水夙所慕年來徇微

棟舊游隔煙霧聞君構危亭便擬投簪去憑高騁遐矚
允矣愜中素

貧女篇答王元哲

妾本貧家女陋質匪姬姜幸承姆史訓恒以禮自防雖無珠翠飾被服潔且芳弱年甫及笄翁娘擇宜當朱門非敢望所願夫婿良命薄蹇修拙誰歌鳳求凰同時拾翠者兒女已成行嗟我獨何幸淒淒守空房常恐芳歲暮繁華委秋霜覽鏡每自悲幽憂結中腸忽承眷顧言

感我思彷徨失時固可悼失身重堪傷赤繩有定分桑
中詎非狂矢言保貞節肯踰東家牆伯鸞倘見求勉焉
希孟光斂衽謝贈言清淚沾羅裳

涔陽道中

秋郊雨初霽駕言適涔陽炎氛淨如洗高樹含新涼蕙
草已斂色菊花正揚芳微風來遠壑衆綠紛披揚溪濱
暫稅駕水石鳴琳琅渚沙粲如雪鷁鷁雙飛翔低迴翫
物理塵想頓消忘落景麗西嶠漁歌起滄浪蒼然暮色

至候騎紛道傍登眺興未窮悵然陟崇岡

澧陽道中見蘭有感而作

驅車道涔陽極望蕭艾綠微風起道傍吹幨送清馥穿
林競披尋猗蘭在幽谷翠葉泛寒颺素華映晨旭羣猶
苦蔽翳悴憔抱幽獨幸茲臭味同相依有秋菊洛人愛
牡丹楚客重贊慕誰能憐國香過者競驅轂感彼尼父
嘆淒然淚盈掬聊為剪荒榛毋令肆侵瀆

遊疊山亭和自立姦憲韻

玄雲鬱四塞白日奄西淪邊馬忽飛渡長江猶平津先生起南服夙昔味道真援戈挽頽景力竭心徒勤六龍既浮海單騎乃來閩間關豺虎場號慟霜霰晨寢知造物者全節付斯人北轍竟不屈九死等一塵高節何所擬閩山碧嶙峋嗟哉師夔輩乃甘異域臣浮榮今何如庭草秋復春

送朱方伯

春郊雨初霽綠樹含華滋使君駕言邁雙旆風披披晴

函渺何許去路正倭遲且罄同袍歡飲餞江之渭開樽
酌芳醑授簡哦新詞賓從勸且酬不覺駛景移念茲長
安道年來困創痍窮邊吼豺虎孤戍屯熊羆君行殿藩
服一展胷中奇露檄諭疏勒揮戈斬屠耆坐令三邊士
賣刀事鋤犁功成奏丹宸峻擢擁旌麾君車日已遠會
晤當何時願言樹嘉績慰我渴與饑

齋居對雨懷惟孝

空庭灑霏雨花樹涼蕭蕭端居倦佔畢隱几不自聊念

我同袍友睽違忽連朝官曹咫尺地邈若千里遙清觴
悵獨酌玄理孰與昭含情無枯桐絃急思轉焦何當化
雙鵠聯翩凌層霄

瑤臺雙靈鳥文采何葳蕤蕭韶感清夢飛下丹山陲鳴
聲殷笙磬羣喙徒啞咿鶴鴻苦相妬况此鴉與鷁棲息
每非所羽毛日推萎願言共高舉結巢碧梧枝養此五
采翎遠彼百鳥嗤

春暉堂為周冬官賦

春暘麗晴顥百卉含和澤離離堂下草乘時泛輕碧念茲茂以榮允籍春暉力春暉豈望報草心自罔極婉彼周家母顧復心尤劇子今茂且賢享衡振脩翮思放命書亦既昭淑德母髮日種種子心恒惻惻豈無贊與繭亦有琴與瑟雖能養口體未足供子職常恐駛景流歲月忽復易高堂揭華扁睿藻何鳥奕願同堂社萱長使慈心懌

終慕樓

日沒旦復出花落春再開哀哀父與母一去不復回思
親不可見登樓寄遐矚西風吹庭樹彷徨動心曲樓前
有慈烏啞啞啼晨霜我親獨何之感我淚沾裳樓外有
飛雲悠悠覆親舍我親獨何之感我淚如鴻豈無祠與
墓歲時薦蘋藻雖云祭時豐不似養時好海深猶可竭
山高或可夷我生雖有盡我思無窮時

秋夕獨坐有懷鳳儀秋官

炎暉倏西沉華月映虛牖涼颸天際來秋聲在高柳念

我夙心親倚牀屢搔首憶昔遇君初傾蓋即如舊古道
期共敦斯文相與剖胡茲遽遠別中腸互繁糾君如遷
喬鶯嚶嚶求其友我如失羣鴻孤飛粵南岫豈無鷹與
鶴自顧非我偶憂來還自慰同心勝握手寶劍尚有合
別離詎當久所願勵姱節芳名垂不朽

次文瑞僉憲遊鼓山韻

靈山何巍峩高瞰弱流東萬井喧俱寂諸天路可通松
雲春黯黯花雨晝濛濛浴鳳池波冷潛龍石竇空秋園

珠作寶梵刹玉為宮文物懷先哲胚胎想化工叨陪羣
彥後並駕此山中細草承香轂垂楊繫玉驄沉烟凝瑞
靄寶燄炫晴虹已喜朋簪盍還憐意味同繡衣來上客
華悅侍羣童對奕慚予拙論文羨子雄鶴隨飛珮舞花
映醉顏紅緣業嗤禪伯風流仰謝公詩成鬼神護何必
羨紗籠

挽孟侍郎鑑

華胄承騶魯宏才邁俊英麟經曾擅業虎榜蚤登名英

蕩風聲遠黃門地位清含香趨瑣闈擁笏導霓旌奏對
承殊渥超遷位列卿朔方勞轉餉南海藉治兵區脫狼
烟息滄溟蜃霧晴賜歸蒙聖眷徵起愜輿情勲業追先
哲威儀式後生白雞俄入夢黃閣竟辭榮當寧嗟楊綰
同朝惜孔明芳聲垂汗簡懋績紀桓楹舊業荒烟暝新
阡宿草繁臨風歌楚些悽愴淚沾纓

水南八景

東嶺日華

羲馭升暘谷千峰煥景光巖巒含霽色松桂散幽香繡
壑清暉動丹崖暝霧藏暖暉花徑露晴燦竹橋霜行客
催朝發驚鳥趨曉翔柴門翹首處杲杲麗扶桑

西池月影

碧霄氣翳淨皓魄映清池風止浮光靜波搖素影欹山
河凌滉漾蟾兔浴漣漪露墮驚鷗夢莎寒眩鷺窺天邊
瓊宇迥雲外玉簫遲清味誰能識長吟康節詩

梅徑香風

寒飈生曲徑玉樹散清芬輕颺橫斜影全披落寞雲吹簾聞馥郁拂座見氤氳幽鳥憐香雪遊人愛夕薰冰花晴霰霰露蕊曉紛紛早結和羹實金盤薦聖君

禪菴古蹟

山麓古禪宮淒涼見舊蹤菱池蛙吹鬧石砌蘚痕封香閣蒼烟暝祇園白露濃已無僧出定時有鶴巢松古磬埋衰草殘碑卧斷蓬誰當再雕飾登覽得從容

金嶂曉雲

翠嶺倚層霄祥雲向曉飄輕籠瓊島樹潤浥玉田苗捧
日舒華蓋從龍曳絳綃連蟠時度壑天矯或成橋黛色
晴如滴風光晝未消為霖端有望四海正枯焦

絳綃見東坡昭

碑
靈侯

軍峰霽雪

危峰寒翳歛天際玉嶙峋一柱擎晴漢長河落曉旻光
搖書幌曙影晃畫樓春玄圃琪花爛貧家縞袂新松巢
迷鶴夢茅屋起龍鱗預喜豐年慶謳歌祝聖神

烏石層巒

層巒翠重重，嶺嶒聳半空。
近分金嶂秀，遠壓玉山雄。
亂石玄圭積，懸崖黛碧崇。
泉飛春磴滑，霞映曉林紅。
佳氣參差外，神光杳靄中。
諸靈生俊傑，元不讓衡崧。

南田晚渡

林外斜光暝，沙頭短棹忙。
迎風舷屢叩，膠淺楫齊揚。
三老纔迴舵，羣樵又喚航。
歌聲聞欸乃，帆影見微茫。
棲鷗頻驚起，游鯈亦遠藏。
往來思濟險，莫遣繫垂楊。

輓嚴郎中憲母

窈窕名家媛閨門鵠德音采蘋共婦道斷織感夫心恪
孝尊章重謙慈姊似欽鳳翫差未長鸞影悵先沉芳草
埋珠珮浮埃掩繡衾庭萱淒曉露原柏鎖秋陰懿德生
前著恩波沒後深鳳冠裘夏翟龍誥濕泥金啼鳥悲春
檻愁雲起暮岑賢郎腸斷處風急樹蕭森

倒馬闕

漢代飛狐道今朝倒馬闕危峰臨晉甸秀色接燕山倦

翮飛難度羸驂去復還秋高笳吹急月冷柝聲間路控
八盤阨溪流九折彎雞鳴紅樹裏人住白雲間牙帳衝
烟濕金戈過雨斑戍兵勞校閱仄徑壓躋攀烽火通荒
徼塵埃變壯顏何當歸報命玉陛蓬鵠班

過李都運故居

都運景陵李公積善清慎君子也歷官二十餘年田
園不增尺寸茅屋數椽僅蔽風雨而妻孥無怨色予
過其家為之感涕因賦長律一章以述公德而寫予

哀云

奕奕靈宗遠汪汪雅度寬黃堂賢別駕粉署老郎官清氣金莖露芳聲楚畹蘭姓名聞輦下寵命出朝端國課常先足醞丁亦自安心公察察服政簡吏民歡北闕方趨覲東門又掛冠兒童隨去旆者旣擁歸鞍楚甸俄聞恙吳山遽蓋棺異鄉魂杳杳旅櫬路漫漫節操追前輩儀刑聳後觀薄田臨沔澳老屋枕江干葛嶺松雲暝堂封草露寒晚風吹鼓子清淚不勝彈

太師定興張忠烈王既葬嗣子英國公懋以宗
伯丘先生所作平交南錄勒石墳前未幾隧道
產芝一本人以為忠孝所感

聖代開昌運名邦產偉人氣鍾嵩洛秀材軼鄂豫倫授
鉞燕山曲宣威瀚海濱雲隨征騎動雪晃戰袍新緊塞
咸歸欵烏蠻盡效珍疏封名數重頌祿寵光頻狂獮侵
南鄙天兵出粵垠先機弘將略不殺體皇仁鴉鶴鹹關
隘樓船富水津螢弧來靡靡象陣走跋跋仗節誅兇豎

飛章諭叛民窮邊皆感化幽谷總回春略地過銅柱班
師覲紫宸節旄加將校錫賚逮宗姻史閣監脩日經筵
侍講辰豈徒薰節制更喜展經綸虓閻周方叔憂勤漢
祭遵臨戎常暨暨接士每申申胡馬俄南牧皇輿又北
巡誓將殲頡利志欲殄軍臣殺氣凌孤壘腥風鼓戰塵
平生思殉國此日竟捐身錫爵分玄社銘功勒翠珉殊
恩宜世享嘉應亦駢臻隧道平如砥華芝爛若銀潤含
晨露重色映曙霞勻齋室歌靈瑞新豐表孝純慶源方

混混奕世畫麒麟

集淵明句輓吳處士

自古皆有歿此語真不虛伊人亦云逝精爽今何如少
時壯且厲委懷在琴書誤落塵網中暫與園田疏園田
日夢想息駕歸閒居長吟掩柴門棲遲固多娛翳然乘
化去壑舟無須臾寒華徒自榮深谷久應蕪荒草何茫茫
時時見廢墟人生無根蒂終當歸空無念此懷悲悽言盡意不舒

集句送羅上舍

驅車上東門遊子暮何之親昵並集送恨恨不能辭丈
夫志四海不得中顧私及時當勉勵濯翼凌高梯惟念
當離別思心常依依仰觀南鴈翔音響一何哀起坐彈
鳴琴中心愴以摧嘉會不可常執手將何時撫心長太
息泣然沾我衣願言崇令德以副饑渴懷安得凌風翰
送子俱遠飛

集句輓泰和蕭隱君

生在華屋處終復委山岡百年誰能持人命若朝霜眷
言懷君子零淚空霑裳平生有壯志一旦異存亡慘悽
歲方晏祖載發中堂潛寐黃泉下仰視白日光欲歸路
無因四顧何茫茫茫茫終何之封樹已荒涼北風聲正
悲飛鳥遶樹翔自古皆有然良哉亦何傷吾欲竟此曲
長嘆不成章

椒邱文集卷二十一